三禮義證

上

082.6
B94z
B
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道光癸卯年新刊

三禮義證

授堂藏版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三禮義證序

三禮鄭氏之學賈孔以後其傳幾絕議禮者大都皮傅景響取適時會而已釋經者或排比衆說徒辭論之爲美或穿空獨得入部障而不知雖正叔之於禮記繼公之於禮經猶不免焉蓋鄭氏注禮其文足以配經篤信好古斯爲善學舍是而他求若瞽之無相若渡江湖無維楫必不達矣惟朱子於禮必推鄭氏惜乎集解之作已在晚歲猶賴直卿緝續號爲完書未暇有論定元明之世學者尤尠

國朝諸儒言禮者元和惠氏歙金氏皆誦高密而推明之是故博而能要精而不鑿虛谷先生三禮義證之作亦宗鄭學其尊信愛護同於正經疏失鄭意則正其譌鄭舉漢制並發

742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其隱是亦禮家不可不讀之書先生以循良氣節聞壹皆本於經術既傳列儒林著書行海內矣獨是編藏山未出予從先生之孫學博耒得借讀之將謀授梓會汳城遭河患藏書盡厄是編幸高閣無恙亟以歸學博循覽經時愧未卒業愀乎有遺憾焉抑聞之禮曰夫禮止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而後世言治河其君子喟然太息曰人心之黃河不可治然則捷薪既勤危城得定良有司當亦審於治亂之故復禮教以正人心其將傳先生之書不後矣而鄭學之維持亦於是乎有賴道光辛丑孟秋之月後學嘉興錢儀吉序

序成之年冬聊城楊至堂先生分巡河南始至偕諸公捷薪塞河明年河復讀是書而善之出俸金助學博付梓刊既成先生擢甘肅按察去汴學博屬余附識緣起於後癸卯夏五儀吉又書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耒恭校字

儀禮一卷

儀禮宋張淳云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爲今儀禮攷之西漢藝文志高堂生之禮后倉最明倉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淹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制愈于倉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夫如是則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今儀禮中所謂士禮有冠昏相見喪既夕虞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知賈陸二子何據而云玉海案今儀禮中士禮有冠昏相見喪既夕虞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知賈陸何據而云爾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忠甫治儀禮朱子號爲精密然于此序言頗踈藝文志漢
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儒林傳同以史記相證唯云諸學
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又下文於今獨有士禮高堂
生能言之是司馬特謂生能言者士禮以于七篇中獨能
發明其義餘篇不過傳守而已蓋未嘗以十七篇盡目爲
士禮其後乃爲妄者因史記言士禮之文遂以生所傳十
七篇者悉歸諸士禮忠甫不能推究反罪賈陸無據惑矣

隋書經籍志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不襲用漢志傳
士禮十七篇下語頗不苟　初學記儀禮周衰當戰國之
世其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惟士禮存焉後世
推士禮以致天子之禮而行之　禮記曲禮正義引漢書
藝文志儒林傳並言傳禮十七篇蓋唐人所見本無士字
今本皆作士禮疑後人誤增　後漢儒林傳前書高堂生
漢興傳禮十七篇是以諸傳考之班氏特言傳禮不知何
時爲妄者因誤合史記文增入士字（玉海漢藝文志攷引作傳士禮十七篇然）
則其誤衍字當自宋爲然藝文志云禮經十七篇秦火之餘也　史記正
得禮十七篇　論衡儀禮十七篇鄭元注今之儀禮是也　儀禮
義博士待其生得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儀禮經傳通解案張淳不深考于劉說所
疏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舉首篇以名之其曰
推而致于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禮朝聘則
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吳澄三禮敘錄云孔壁古文禮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

遂至於亡案隋書經籍志今古經十七篇唯鄭注存于國學餘多散亡並無師說又此逸禮三十九篇志已不著目蓋是書亡久矣史記正義引七錄古禮出魯淹中共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五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元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是七錄已不見餘篇閻伯詩校困學紀聞云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宏傳始知書亡于隋以前者是也吳氏以爲唐初猶存其說失檢

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注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疏案周禮皆云府史此云羣吏吏史一也故舉漢法爲證案注卒吏吏當作史漢書張敞傳敞本以卿有秩爲太守卒史漢官舊儀曾澤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傳食類如此者尚多姑舉一二爲況知吏非也蘇武傳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者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此假吏疏亦未引及　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　魯相乙瑛置孔子廟石卒史碑顧亭林云水經注載此爲後人不通者改作百夫吏卒隸釋中常侍樊安碑歷中黃門冗從假史以是推之注假吏亦當作史蓋漢書亦傳誤而後人更爲曲解其無以舉正久矣

筮人執策抽上韇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丸監本誤刻作几也疏此舉漢法爲況亦欲見韜弓矢者以皮爲之案方言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以藏箭弩爲之箙弓謂之鞬或謂之櫝丸昭二十五年左氏傳公徒釋甲執氷而踞服氏注氷櫝丸蓋也杜氏注氷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然則今禮抽上韇者以漢法況之從韇丸蓋爲是氷又作掤詩鄭風抑釋掤忌毛傳掤所以覆矢釋文引馬注掤櫝丸蓋也

韎韐注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案國語韋氏注云昭謂茅蒨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蒨成韎也蓋齊人語急故鄭云然今疏作周公時名蒨草爲韎草未釋鄭指蓋失證也

士昏禮記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注昏辭擯者請事告之辭案記下文云請納采則此辭即擯者納采之言以下數條例之致辭皆首冠以問名曰納吉曰納徵曰請期曰此納采辭亦宜作納采曰不當以昏辭概之白虎通引此文正作納采辭疑班氏所據本勝於康成禮經殘廢非由博覽曲証世不復覩全文久矣又吾子有惠貺貺室某亦較今本多一貺字　左桓三年正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似孔氏所引猶爲古本或後脫落耳　吳廷華儀禮章句昏辭統六禮之辭言以下問名納吉之禮準之曰字上當有納采二字

勗帥以敬荀子大略篇勗作隆蓋漢避諱易作勗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顧亭林以此一節謂明北監本刻遺脫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遂亡 案儀禮經傳通解及儀禮圖並載此節下引鄭注姆教人者此注賴以尚存可補脫文

士相見禮擯者對曰某也命某釋文云今案某也蓋主人之名 案擯傳大夫命皆其臣屬爲之又對士爲言不宜直斥王名疑於此某以稱大夫姓字當之義爲近也

問夜膳輩注古文輩作薰 案史記五帝紀北逐輩粥漢書谷永傳作薰匈奴列傳獫狁輩粥居于北晉灼云堯時曰輩粥韋昭云漢曰匈奴輩粥其別名又作獯鬻應邵風俗通殷時曰獯粥是輩薰一也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疏十月行此飲酒者謂行此鄉飲酒禮也 案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 一作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此二文所云在三月劉昭注補孟冬亦如之乃與鄭氏所指是鄉飲酒禮漢於季春孟冬凡兩行之李忠傳遷丹陽太守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此即郡國得用此禮之證疏皆未及蓋略也

疏孟子公孫丑篇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于大夫景丑氏之家 案疏約舉孟子文而失其實以孟子于不得已下並無朝之之事此誤會也

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皆作殄 案攷工記輈欲頎

典鄭司農讀典爲殄

大射儀干五十注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疏豻鵠豻飾也者亦取捷黠意案隸釋潘乾校官碑干侯用張周禮士以三耦射豻侯大射用干字是干卽豻從省射人射豻侯注云大射禮豻作干

聘禮又釋幣于行注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案風俗通應氏案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事文類聚引祖作社漢書臨江閔王傳注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于道故後人以爲行神數名不同足證以遠遊之故爲神與注行者義比合疏既失引又以行謂平治道路之神又云古人教人行道路者皆附會釋之　路史祝庸生條條喜遠遊歲終死而爲祖

又注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莊二十五年左氏傳杜注同疏鄭以行神無正文雖約檀弓猶引漢法爲況案漢五祀有井而不列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元亦云冬祀井白虎通五祀列數門戶竈井中霤亦不及行惟風俗通引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是祖祭卽爲祭行則漢祀當有行神或不入國家正典民間時有之故鄭以爲說祭法注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竈　晉稽含社賦序有漢卜日丙午蔡邕祝社文元正令午

公升二等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疏此文出齊

語晏子辭案晏子春秋晏子使魯退見仲尼曰夫禮堂上
不趨授立不跪夫子反此禮乎晏子曰君行一臣行二君
之所來速吾是以趨以反位也君授卑故跪以下之疏謂
齊語蓋指此困學紀聞案此晏子
之言見韓詩外傳晏子
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
疏兩楹之間爲賓主處中今乃于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
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案兩楹之間爲賓主授受之中若
主君立東將西行以授臣卽向東趨而受故以步言之君
行一臣行二則臣行疾故及于東楹之間崇謙也疏謂于
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斯失之矣韓詩外傳晏子聘魯
上堂則趨授玉則跪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

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成六
年傳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注禮授玉
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疏聘禮大夫奉命來聘君臣
不敵故授玉于東楹之間國君來朝尊卑禮敵言東楹之
東以譏鄭伯行速

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注今文禮皆作醴又小聘曰問
下不禮今文禮作醴聚珍版儀禮集案此五字三公山碑薦牲納
禮以寧其神禮卽醴字蓋古文通也

百名以上書于策注策簡也疏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
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者三分居一又
謙焉是其策之長短案六經策若皆尺二寸則孝經謙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之計其所得不過六寸論語策八寸是已過矣何以云又謙且以八寸策三分居一計尺二寸分之所得僅四寸何以云八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傳亦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廣川書跋程邈篆書四簡簡十二字若分以四寸太短恐亦不能容寫攷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又春秋序疏引鄭元論語注序以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則鄭氏實依緯文定策之長短是六經策皆宜二尺四寸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引見尚書序疏李云策竹簡也古以寫書長二尺四寸引見莊子釋文故後漢書曹褒傳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論衡彼人問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又宣漢篇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蓋漢人用策書六經類多如是又他律令書亦多倣此制漢書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朱博傳奉三尺以從事又云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此殆舉其成數謂之三尺若實按之亦爲二尺四寸與六經策皆同故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然則賈氏疏所引鄭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當作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始爲一尺二寸然後論語八寸策三分居一分二尺四寸之一計得八寸乃爲又謙論衡正說篇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論語以其遺非經傳文記識恐忘故
但以八寸尺不以二尺四寸是也　今疏引爲皆尺二寸

及他書記並同此謬蓋舛脫之訛後人莫能是正其誤久矣　齊書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

幣美則沒禮注愛之斯欲衣食之疏禮記檀弓云愛之斯錄之矣彼據愛父母作重此亦微改文　案注鄭氏當別有所據疏依檀弓謂鄭氏改文非也

十六斗曰籔注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　案魯語韋氏注引聘禮十六斗曰庾庾與逾音同故韋氏引作庾然則從古文宜爲庾蓋一字也　唐韻正引周禮大行人車秉有六籔大行人無此文誤引

公食大夫禮記宰夫筵出自東房疏天子諸侯左右房者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故云在房也

案大夫士一房經記皆無明文疏特以天子諸侯例言之故曲說不一令掇其甚者如聘禮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經文明云右房則右房卽西房矣疏乃謂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右房今不在大夫廟于正客館故有右房攷下記卿館于大夫公館賓疏又言以其卿館于大夫之廟與前所云正客館者前後詭錯蓋已不能力持其說士喪禮婦人髽于室註之喪大記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注于房中則西房也攷記文言記人君以下始死斂殯之節由以下例推已統士大夫言之矣何獨此髽于室不當

引爲據明士大夫當亦有右房疏乃謂經云婦人髽于室者男子髺髮與免在東房若相對婦人宜髽于西房大夫士無西房故于室內戶西皆于隱處爲之詞益支而紊矣又禮記鄉飲酒義尊于房戶之間疏以卿大夫等唯有東房故設酒尊于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內則妻抱子出自房疏云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當楣東面立與夫相對是孔氏不達此旨亦與賈同案宋李氏如圭儀禮釋宮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此言一出皆以經證經足破賈氏之謬

喪服傳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疏注謂平生食者此食爲飼讀之不得爲食讀之知者天子以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何得平常時食明專據米飯而言也案賈疏是也匡謬正俗云禮家變節漸而降殺始喪三日不食卒哭之內朝夕各一溢米爲粥而已既虞疏食水飲疏食謂麤疏之食單率之菜食不復粥又非止一溢也既練遍食菜果酸鹹但無酒肉之屬既除喪始食乾肉飲酒然後乃復平生時食耳此是禮經明文安得始練便復平生故食乎顏氏讀食如字訂康成之謬較賈氏讀食如飼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扶鄭義其說偏矣從疏爲據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注如著幓頭焉疏鄭引漢法幓頭況之古之括髮其髽之狀亦如此案方言絡頭帞頭也紗繢鬢帶髤帶帑幨幧頭也又釋名云綃頭綃鈔也鈔髮使上從也或曰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蓋當時之制如此鄭以目驗得之

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注沽猶麤也案荀子勸學篇注楛讀爲沽儀禮有沽功是苦沽音並得同國語辨其功苦韋氏注以脆曰苦此服制無脆義故鄭訓沽猶麤於義爲得楊倞引鄭氏亦脫猶字　典婦功辨其苦良注鄭司農苦讀爲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粗細鹽人共其苦鹽苦亦同盬

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注爲之築宮廟于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疏以其中門外有已宗廟則知此在大門外築之也案廟在中門之左亦有因宅隘別建于外者昭十八年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爲繼子築廟或亦在道之南

不祖公子注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案宋張忠甫儀禮識誤云釋文不復扶又反復謂此二句得字誤也不得者禁止之辭也公子禰先君公孫祖諸侯于禮爲僭禁之可也其曰不得禰不得祖宜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後世不祖公子人情

然也何用禁爲不復云者葢既祖此則不再祖彼焉耳經于上禰先君祖諸侯皆云不得于下止言不祖義可見矣今改二句之得爲復從釋文

士爲庶母疏大夫以上不服庶母庶人又無庶母爲庶母服者惟士而已故詭例言士也書正義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案名與此同庶人又無庶母葢約取雷氏庶人無妾則無庶母之文以證詭例言士之義雷氏云大夫已上庶母無服庶人無妾則無庶母爲庶母惟士而已故詭常例以著非獨一人也引見經解鈎沉周禮媒氏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注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疏云媒氏掌萬民之判得有媵與姪娣者庶人或無妾亦容有者內則庶人或無側室者注庶人或無妾是庶人亦得有妾坊記注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名是庶人與士並得有妾則皆有庶母矣疏欲自遂其說乃仍雷氏舊說而不顧通義非也

貴臣貴妾疏引曲禮曰大夫不名家相長妾曲禮士不名家相長妾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士姪娣不具案士昏禮女從者注謂姪娣也日知錄云士無姪娣亦襲疏誤又雖無娣媵先注古者嫁女必娣姪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是大夫士皆備姪娣疏何以云士不具以經文考之士即有媵無娣葢亦待年于父母故經言雖無注云若或皆權詞非謂有不具也疏誤引曲禮以士作大夫因指卿大夫備姪娣名長妾白虎通卿大夫妻二妾者尊賢重繼嗣也不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執人骨肉之親禮服經曰貴臣貴妾明有卑賤妾也此又以卿大夫不備姪娣案三傳列國大夫媵姪娣者多有班氏亦偏見失攷其說非也

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注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

疏鄭時摘頭之物刻鏤爲之案續漢書輿服志簪以瑇瑁爲擿長一尺端華勝此刻鏤所起鄭故舉況

士喪禮牢中旁寸著組繫注今文旁爲方案尚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迷僝功

主人免于房注喪服小記曰斬衰髽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案玉藻注如今作幘頭爲之也釋文幓幘反則幘正字幓非也又後漢向栩傳好披髮注案此字當作幘蓋即鄭所指周黨傳乃着短布單衣裁皮綃頭

士虞禮中月而禫注古文禫或爲導案說文棪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導服即禫服也

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注古文觶皆爲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案隸釋載石經儀禮殘字朕爵者執觶此觶字即本延熹所定攷後漢書蔡邕傳校書東觀在建寧中書石在熹平四年未知延熹中誰爲定也

三禮義證

儀師武億虛谷著

禮記一卷

孫耒恭校字

曲禮禮器內則諸疏內並引隱義疏未實之其人案困學紀聞云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射氏撰以證疏所引隱義攷此非是隱義乃梁何允撰南史允本傳云允有禮記隱義二十卷即今疏所引是也又允所注他經亦名隱義隋經籍志毛詩隱義十卷亦可類舉而王伯厚以射氏音義隱當之誤

疏引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案宗伯注無此文見周禮賈疏引作禮論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禮論王儉所著而疏指爲鄭注蓋失檢也

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案淮南子氾論訓注引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走與上文飛字屬詞是高氏本所據爲近

乘安車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疏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也案漢書五行志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又車千秋傳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蓋漢制優老如是鄭故以此爲況疏引庾蔚所云殆未備也

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疏謂二十童子則無此禮以其不能悌行孝弟論語云與先生並行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舉成人有此禮也童子禮則無也此謂二十於廿五者案論語正指童子不能知禮故言與先生並行如疏言是童子宜少寬假夫子何爲使之將命以漸習于禮教自童子已爲宜然疏誤舉於此非經旨也然則此謂自成童已上凡遇五年以長者皆當事此禮

拾級聚足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案周書嘗麥解王涉階在東序是拾有爲涉之証

席間函丈注丈或爲杖疏王肅以爲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或用杖也案釋文云王肅作杖據魏畧樂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畧不親教備員而已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不解詳無愠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肅魏人卽事驗古此用杖指畫之徵疏失詳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注見媒往來傳婚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釋文不相知本或作不相知名衍字耳案陸氏所依本無名字因指不相知名爲衍名字誤也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歲月日名焉名蓋早知于媒氏及其許字而士昏禮又有納采問名昭二十七年左氏傳請以重見重固名也皆由媒知之然則名非衍字從註義較陸氏所據蓋定本不可違也

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疏某子者賀者名案疏單指名非是古無以名加子上者士相見禮某子注今所因緣之姓名也鄉飲酒某子受酬注云某者衆賓姓又鄉射云某酬某子注云某子者氏也此注某子爲姓名不同者彼旅酬下爲上尊敬在上以公羊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故下者稱姓以配子彼對面語故不言名此非對面之言於彼遙稱紹介之意若不言名直稱姓是何人故鄭以姓名解之然則此亦非對面之言亦以名與氏稱之疏單指爲名非也

使某羞注羞進也言進于客古者謂候爲進疏古時謂迎客爲候案注既申言禮葢壺酒束矢若犬則所羞于客者如此不專以迎客爲言又高帝紀沛中有豪傑吏聞令吏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則漢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亦以賀客禮謂進疏尚未證及也

史載筆注筆謂書具之屬疏不言簡牘而云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 案疏以餘載括注文書具之屬是也韓詩外傳周舍爲趙簡子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是言墨與牘則餘載也可附以爲証 案今本作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 外傳晉語董安于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于前世義于諸侯又士苗曰臣以秉筆事君爲其拜而褒拜釋文褒盧本作蹲 案公羊傳僖三十三年注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何氏所見與盧本同又褒拜拜字義無所屬據此文唯言如蹲疑古本褒下無拜字爲傳錄者衍文也記上文介者不拜何氏者作胄

大夫則綏之注綏讀曰妥 案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注古文妥爲綏是鄭不依古文故于此記轉讀綏爲妥

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疏引白虎通云王自謂一人者謙也 案周書王子晉解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此與記文合疏所証非是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疏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夏則無文殷則改置二伯與周同 案夏衰有昆吾豕韋相繼爲伯是夏已有二伯至殷仍從夏制然則二伯之文於夏固可攷也

大夫以索牛注索求得而用之疏無釋 案左氏傳襄二年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注索簡擇好者

此注可與鄭意相兼

牛曰一元大武注元頭也武迹也疏牛若肥則脚大脚大則迹痕大故曰一元大武也案說文牛爲大物天地之數于牽牛疑大武之號武與物音相近一元者卽天地之數所始疏謂牛肥脚大取義無所據

鷄曰翰音注翰長聲也疏鷄肥則其鳴聲長也案翰既訓爲長疑字不當從羽說文鶾雉肥鶾音者也从鳥倝聲魯郊以丹鷄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是鶾音之鶾從鳥文翰之翰乃從羽說文翰注天鷄赤羽也从羽倝聲玉篇鶾鷄肥皃今爲翰明古字從鳥至野王時始易從羽宜以說文爲正又祝曰以斯鶾音殆亦

祭號之證而疏未引當並著之

穊曰明粢疏引士虞禮云明齊溲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謂明視謂兎腊也今文曰粢粢穊也皆非其次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儀禮云非其次案儀禮注云非其次者賈疏謂若以明齊當爲明視作兎腊解者應在上特牲爲次何因退在下今文又爲穊解者上已云普淖兼黍穊何用又見穊也故知二者皆非其次也據此疏以其次指上文之次並非依曲禮爲文孔疏牽合證成已說非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耒棻校字

禮記二卷

檀弓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注文之立武王權也疏今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曰權也案孔叢子云文王舍適立次權也權字義蓋即後鄭注所據然當時舍適應權亦謂伯邑考之子世及嫡孫不立與下文微子舍其孫腯同例今檀弓但云舍伯邑考不言其子者正以下義可等對文互見古人用意往往如此疏膠執記文竟云伯邑考見在此大誤也史記管蔡世家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是史追書前卒已可證驗帝王世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于殷爲紂御紂烹爲羹賜文王
蓋于囚羑里時邑考已早歿龜策傳殺周太子歷囚文王
昌歷卽邑考之誤用是推之邑考非惟前卒又正名爲太
子其非舍之不立明晰可據又史記云伯邑考其後不知
所封言其後則邑考固有子此又足証記文舍伯邑考之
子爲權從殷禮梁孝王世家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
弟當立子所謂權者權從殷禮亦又其例也而疏輒指爲
廢長立次疎且舛矣路史伯邑考父之生也文王年纔四
五耳注伯考乃文王之嫡孫也又于高辛紀注謂伯益考
之父已亡管叔誅周公爲禰也如此注直以邑考爲孫尤
與記文合

事君有犯而無隱注旣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
疏魯昭公取同姓孔子不仕昭公旣失（今作先）詘諫所以論語
稱孔子爲昭公諱案史記孔子世家爲委吏司職皆在昭
公時當孔子二十二歲又家語本姓解孔子年十九
娶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
賜孔子此策名於君故以邀君之賜然則孔子固仕昭公
而疏所指非也

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疏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
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于防同劉氏爰曰成寢而夷人之
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爲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
之哭焉矯僞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而處其家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人之冢上于汝安乎墓者所以安其先及處其先于人之
階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 案劉氏以情推測
疑之是也然此記自漢唐宋元諸儒未有定論惟橫渠張
子云自伯禽至于武子多歷年所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
殯欲取其柩以歸合葬斯言庶幾爲近亦苦無所證明近
檢漢書哀帝紀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
請合葬而許之 外戚傳重載此詔又云杜氏之墓在西階
字與墓字涉似妄爲 下紀傳文各不同疑後人因檀弓所記葬
竄易宜以紀文爲正 乃知西漢于記禮者時猶比近所引
足爲徵信用是以推當時杜氏必生館于武子而死因以
殯之西階其義乃明後人傳寫遞移莫之是正疑義蠭起

悉爲記文重蔽一障得此疏解足以證成張子之旨爲此
記通釋矣 案古人埋棺淺土亦爲殯是杜氏權厝季氏階
下故亦若葬望之亦似墓屬文者雜用爲義不
意爲後儒膠
執致成大惑 又鄭志劉德議問朋友無所歸于我殯若
此者迎彼還已館皆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
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于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不于
西階也據此杜氏墓在西階當非館于武子者蓋又與疏
所引先儒以爲喪自外來之說相符 晏子春秋景公成
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于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
車抱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
臺牖下願請命合骨 又景公使晏子弔盈成适因問其
偏柎何所在盈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柎寄於路寢

古不修墓疏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殺以兩案以諸侯八尺推之次當降殺以兩大夫當六尺士蓋四尺攷孔子父既爲大夫則葬以大夫制宜用六尺今記文明言封之崇四尺疏所証與記文違又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中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又與疏降殺以兩者異竊謂封之崇四尺當依用殷制者庶幾近之又案檀弓家語諸文皆言防無稱防山者論衡有塋自在防殯于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史記邱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毋諱之也攷此葬于防山地既相近不過在魯之東北孔子何爲致疑蓋因葬于防而魯又有防山之名兩地涉似是以不能不爲疑端馬遷所云由是疑其父墓處卽指此義下文惟稱然後得合葬于防則當日始葬非防山也皇覽冢墓記魯大夫叔梁紇塚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冢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注徵在恥焉不告某案論衡防叔爲孔氏所逼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然則孔子先墓蓋因食邑爲塋域方言冢或謂之埰注古者卿大夫有采地死葬之因名也既防叔再傳至聖父爲鄹邑大夫地經遷徙是以少孤不知及問于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據魯地稱防一爲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注魯地在瑯瑯華縣東南此爲臧氏食邑一爲隱十年敗宋師於菅辛已取防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一爲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卽魯國防山

今傳爲孔子父母合葬於防卽此地若防山在曲阜東二十五里孔子雖少然地旣容遫無容不知故以防墓必在東防西防之地遠隔未悉故不知而問義爲近也水經注泗水內尼邱山東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

其慎也葢殯也注愼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疏云挽柩爲引無名愼者以愼引聲相近故云愼當爲引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葢其愼也愼亦讀如本字從史記讀無煩依聲破字矣論衡知實篇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于五父之衢人見之者以爲葬也葢以無所合葬殯之謹言謹正亦依愼爲解鄉黨圖考云鄭氏破愼爲引無義理

曾元曾申坐於足注元申曾參之子案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是申與西葢一人也鄭氏注申爲子而趙氏注西爲孫四書釋地曾西卽曾申曾元之弟曾子次子以爲孫者非據大戴禮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又不及申疑華爲曾子次子申則如趙氏注或當爲孫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曲禮疏引云先子謂祖然則西稱先子以孫對祖疏據趙氏爲文亦未可盡訾也　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據此申益信爲孫無疑子事父母恒言尙不稱老況問哭父母卽敢質之嚴父前無是理也葢孫則宜問自敗於臺鮐始也注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案後漢書獻帝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侍中臺崇風俗通金天氏裔孫曰臺駘其後氏焉山陽公
載記臺字作壺壺與臺字易涉誤故鄭云然
畏厭溺注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
畏於匡疏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詞遜禮
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
鬬以媚悅之也　案鄭氏言非罪攻已是此橫逆之來安得
必其解說而免如不幸死于凶人之手亦由數命爲之豈
與厭溺同科據呂氏春秋孝行篇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
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注謂濟水載舟不游涉行道
不從邪徑爲免沒溺畏險之害然則此畏卽指由徑而罹
害者於義同爲輕身又引論語注云微服而去今注無此
文殆因孟子微服而過宋之文遂合二事爲一不敢與匡
人鬬以媚悅之皆謬詞也孔子亦言天之未喪斯文匡人
者　其如予何是不爲說辭以求免
呂氏春秋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
曾點曰毋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何敢畏呂氏引
此証前文君子行于道路其有爻者可知也之文則此畏
亦殁于道路者　詩外傳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
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觀之道畏而死　白虎通
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
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
也畏者兵死也盧植曰畏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
死謂之畏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注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疏云曾子謂子思伋誇已居親之喪能行于禮案此疏二語宜從刪注明言已以疾時非自謂誇也假如謂誇是以曾子大賢而尚有世情故知疏為誤會也禮器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疏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務在謙光不應自言祭祀受福之事執此以例曾子言吾為疾時益明

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注攝猶貸也釋文貸他代反案貸宜作代蓋以攝即如攝主攝位之攝故義訓為代是也傳刻者誤衍從貝為假貸之貸據疏既謂孔子使人未至貸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下又云冉有代孔子行弔一疏而字凡兩從殆亦知其不安矣宜亟正之

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注洙泗魯水名案水經注洙水自沛縣西南入泗水又亂流西南至魯縣東北分為二流北為洙濟南即泗水孔子設教于洙泗之間闕里是也此以洙泗二水夾注乃以之間二字分晰疏無釋故及之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疏案仲尼弟子傳云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注家語云衛人鄭元曰溫國卜商不與疏所引同

曾子弔於負夏注衛地疏先云此一節論負夏氏葬禮所失之事又云曾子弔於負夏氏案負夏注言衛地疏贊文作負夏氏似負夏為主人之氏矣違失鄭氏於義非也

沐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注叔氏子游字疏叔氏子游別字又

不念伯氏之言也疏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云叔氏其忘諸乎下又云叔氏專以禮許人是一人身字則別爲氏也案注云叔氏子游字是也疏以別字證之蓋非春秋時人多有兩字者子產一字子美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叔向一字叔譽見檀弓子亢一字子禽見家語疏殆有見於此因以叔氏若兩字者然然固非也儀禮賈疏云二十爲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禮記孔疏云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叔氏蓋五十相字之稱如哀十五年傳使告季子正義論語稱子路爲季又僖二十六年正義展名獲字禽下引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以例今叔氏之謂並足取証而如疏所云恐未晰也魯公子友稱季友晉彘子稱彘季並爲五十字通稱

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疏尼父者尼則謚也案哀十六年左氏傳正義云鄭元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復妄爲此解攷此非也蔡中郎集朱公叔謚議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隸釋魯峻碑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謚宣尼蓋漢人舊多以尼爲謚康成必有所據而孔氏疏左傳輒詆鄭妄爲此解自與禮疏不合此矛盾之喻也公是集論孔宗愿襲文宣公云平帝元光二年始更以二千戶封莽爲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謚也公侯者爵也儀禮士冠禮疏哀哉尼甫因字號謚曰尼甫也桓二年穀梁傳孔氏父字謚也注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爲謚此在孔子前以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爲謚者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

桃茢注桃鬼所惡案此注亦有所本莊子逸篇插桃枝于戶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也

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偏者不仁注孔子善古而非周疏言非周者謂周爲偏人如鄭康成之意則周初卽用偶人故冢人職言鸞車象人司農注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康成注引此謂爲偏者不仁是象人卽偏人也案孔子善古而非周蓋非周之季世詳見周禮冢人內今疏猶執爲非周與賈氏同一誤也

爲舊君反服疏引孟子有故而去則言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其無罪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案疏引孟子皆以意爲文違失孟子非也

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疏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案同誅字上當有脫文因引詩牽連于義未備宜從詩原文再補以時皆同誅下乃云云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士喪禮不辟子卯疏亦案云昆吾與夏桀同時誅竹書紀年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當時三國被伐始末詳於傳記如此攷紀年昆吾夏桀之亡俱在三十一年非必同日如疏所證案書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

伐三朡與紀年云桀出奔三朡者符孔傳云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遂奔南巢國語桀奔南巢注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也尚書大傳又云桀南徙止于不齊又云徙于魯又云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諸說所言桀之奔北其地不同然用是考之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于時昆吾既亡桀尚迂道走險竄處屢易計與昆吾乙卯之亡相隔久矣疏依詩昆吾夏桀連文因附會及同亡乙卯者殊失之呂氏春秋簡選篇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紀年商師征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蓋自乙卯至戊子凡閱三十四日

始與三朡之奔郕之戰其中情事相合則桀之亡國被放實在戊子非乙卯也今鄭注亦云乙卯者紀年殷商二十年夏桀卒於亭山是乙卯亡日當於此年史書雖不特紀亦可以事推之如此或謂二君亦屬亡國日同故疏所證云然攷子卯不樂正以謂記文知悼子之卒似並依身亡爲義必不云國亡也疏誤會非也

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注裘縣潘邑名疏又與之采邑曰裘氏及縣潘氏與二邑案邑與縣對文裘氏與潘氏對文蓋地名爲二注言裘縣潘連舉並釋爲邑而疏亦誤會皆非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注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疏敬叔有怨于懿伯難惠伯也者謂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案疏解怨爲殺蓋亦隨文解之其實無所據也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敬叔呼惠伯爲叔父呼懿伯爲五從祖是懿伯于惠伯屬在從叔父其于仇怨義不當身爲之報子夏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雖遇之不鬬又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據此惠伯于敬叔若怨必在宜報亦依從父昆弟之例今惠伯所云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竟與銜君命雖遇之不鬬相擬似亦未免忌甚竊意當時懿伯或無後者惠伯不得不自爲之主周禮媒氏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云云疏以其兄弟及從父兄弟師長主友皆爲無子復無親于已者故據已親疏爲遠近以是推之懿伯之忌惠伯義亦無所辭是也孔氏旣於此不能闡明又以無徵之詞解怨爲殺則記文亦有牴牾失愈遠矣　昭三年五月叔弓如滕傳疏云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爲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讐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仇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記文雖字有小異意與傳同而鄭元注云敬叔有怨于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又云敬叔于昭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以懿伯爲叔父其言差錯不可顯解是鄭之謬也案此疏扶杜抑鄭更爲曲說禮記疏既云敬叔于昭穆以懿伯爲叔父者此後人傳寫鄭注之誤至春秋疏又以其言差錯不可顯解詆鄭之謬二疏出自一手顯相違戾且因文各解故歧兩端尤爲紛錯不倫

齊莊公襲莒于奪注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案或爲兌當作敓傳寫者失其攴攴因以作兌書敓攘矯虔敓古奪字故鄭云奪或爲敓

季子皐注或氏季疏云季者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皐故鄭云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爲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氏仲由稱季路皆其例也案此疏明晰較子游別字爲的又疏言弟子傳及論語作子羔與此攴子皐字不同者古字通用案皐羔聲相近當爲借用字非古通也

延陵季子適齊注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之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案昭二十七年左氏傳杜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襄三十一年傳杜注同蓋舉二地言之延陵在今常州州來在今壽州鄭注以春秋傳書季子有兩稱而疏乃誤舉爲一非也

寡君使容居坐合進侯玉注言侯玉者時徐儐稱王自比天子疏案春秋昭三十年吳滅徐此云徐儐稱王者滅而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興至春秋之後僭號强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復興案記文容居自言昔我先君駒王則竊名號久矣疏必謂徐至春秋之後僭號强大稱王葢泥注內考公隱公益之曾孫是隱公既居定哀之間于時春秋已將季而考公又爲曾孫世凡三閱遂度其時必在春秋之後然不知非也鄭氏注一云考或爲定案定之立在魯文公十四年及没而徐遣弔其使者已稱先君駒王則稱王益不在春秋之後矣又昭三十年吳滅徐至考公時徐猶得以僭號加諸小國故疏于此不得不曲爲之詞其實章羽奔楚寄寓城父勢必無能興興亦不能再王此以理勢度之決爲不然而疏以臆測非也徐自偃王稱王其言偃王所值之時韓非子五蠹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是與荆文王同時說山訓高氏注云爲楚文王所滅氾論訓注偃王于衰亂之世修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七諫篇曰荆文誤而徐亡是也淮南子人間訓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是與楚莊王同時史記秦本紀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風俗通造父于周穆王爲御驊騮騄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再證以竹書紀年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是又與周穆王同時其說雖異然皆當春秋已前已僭王如此又鄭譜云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

詩葢于孔子刪詩已惡其僭益見徐非滅而再興始稱王者淮南子氾論偃王身死國亡子孫無類此亦滅不復興之徵宰相世系表至偃王三十二世爲周所滅復封其子宗爲徐子是偃王既殁其後已不稱王況逮章禹爲吳所滅又焉能振復舊號而疏輒自益膠葛不知何據云然後漢書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博物志偃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與今記文西討濟于河事相類則偃王卽駒王古今人表又作徐隱王攷偃王見博物志云因名爲號自號徐偃王尸子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則隱王者葢其謚也說山訓高誘氏注偃謚駒王無所取義存以備考路史偃卽康王乃穆王時後漢書七謙淮南子注以爲楚文滅之楚文乃春秋時誤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晉卿大夫之墓在九原京葢字之誤當爲原國語九京注京當爲原與鄭氏同疏爾雅云絶高爲京廣平曰原京非葬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爲原也案記傳同載趙文子事京原兩字並同用此記從先大夫于九京下文亦云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晉語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韓詩外傳亦云趙文子與叔向觀于九原是也今釋文京音原依注爲音又云亦作原字是陸氏所見葢有兩本故兩從之再推以後漢書銚期傳更始將卓京注京或作原東觀漢記京正作原則京與原相承同用久矣後人分文晰解多致謬誤史記蘇秦傳韓氏太原卷索隱曰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行字原當爲京京及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皆屬滎陽是魏之境此京與原又爲後所離析然以實案之當爲一也顧亭林引方氏說九京卽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非惟字同而義亦可兩通疏必據爾雅以京非葬之所曲護鄭解攷襄二十五年左氏傳辨京陵杜氏注絶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則京亦葬所也疏何以云非風俗通云爾疋邱之絶高大者爲京下引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葢以九京證爾雅之京足明京字不誤愚竊具志於此更以廣雅四起曰京疏記文京字亦無煩爲破字義足備也

曾子與子貢入于其廡而修容焉注修容更莊飾也疏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闇人拒之二子退而修容闇人雖愚猶知敬畏又云弔有常服而得特爲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劉氏曰此章可疑二子弔卿母之喪必自盡禮以造門不當待門者拒而後修容盡飾也且既至而闇人辭或當再請于闇若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以威儀忻動之以求入耶其入而君卿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創見其容飾之美而加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惟區區之外飾乃足以行遠耶彭氏汝礪曰此段恐記者之過弔有一定之容服若曰修容則其初二子乃不修容乎姚氏舜牧曰二子弔于季孫適值君在自當待命而入斯時致肅敬比致弔有加亦臣禮合如此第當時俗人不知者謂爲修容其君子亦當時之號爲君案此記實自宋元明諸言禮者皆疑不足據亦因記文隱曲康成氏未晰解而孔疏至謂盡飾更服新衣取義凡近尤不可爲訓攷士喪禮君若有賜焉既布衣君至注斂大斂也雜記公視大斂同是季孫母死哀公之弔亦在大斂可知曾子子貢適以此時往弔葢亦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有常服曾子襲裘而弔節疏云子游既及弔喪豫備其事故將帶絰行也然則此時之弔亦具弔服　周禮司服注士當事弁絰疑衰是也其至又當大斂則宜襲而弔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檀弓主人既小殮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與記同是士之弔服在大斂亦襲裘可知賀循喪服要記則皮絰服皮弁之服以襲裘以此推之玉藻云弔則襲不盡飾也疏凡此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與曾子襲裘而當斂之時而至弔注曾子蓋知臨喪無飾者同又云君在則裼盡飾也疏凡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于君也是曾子與子貢初至得用常禮以弔則襲故不盡飾既聞闇人告以君在然後用裼以盡飾表記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既因君在服以裼衣故又從而爲見美之敬記所云修容者蓋謂此也於是下文遂結以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反覆尋繹知記文盡飾二字實于前文君在內隱約微見其端後儒不知研推而妄生疑議皆同藝語殆非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疏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桓之亂案終助陳桓之亂亦誤沿自史記　辨已見前人疏所據非也　淮南子高氏注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耒荼校字

禮記三卷

王制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案趙合卿注孟子引王制此文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也趙氏釋于鄭爲晰從趙注以易此注義亦當然又圭田卽載師仕田執左道以亂政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疏按漢書云初江充曾犯太子見上年老欲立太子太子立必誅充充遂謀太子爲桐人六枚埋在太子宮中乃讒太子于帝曰臣觀太子宮有巫氣王遂令江充檢之王當作上果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鍼刺之太子以自無此事意不服遂殺充武帝故怒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遣丞相劉尾氂將兵伐太子太子急竄于湖縣民間而藏後事發太子遂自殺而死于其處壺關老人訟太子無罪帝乃悔之因立園陵於湖縣故思子望子歸來案疏推證漢書不舉正文而率以已意爲之其誤有四如云江充曾犯太子見上年老欲立太子太子立必誅充蓋依戾太子傳恐上宴駕後爲太子所誅乃故迂就其文謂上年老欲立太子攷太子之立已在元狩元年是時武帝方三十五何以云老又太子立亦非巫蠱事起乃定儲位而疏牽合至此是一誤也又云臣觀太子宮有巫氣書正義云充先于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攷傳文唯言宮中有蠱氣既入宮乃遂至太子宮此充種禍于人其節次首以宮中蠱氣汎言而後搜及太子宮乃得逞其陰謀若充遽指太子宮有蠱氣意在搖動國本其語已自滲漏必不蒙見聽而疏所據若是既于傳文不次且尤非當日情事是二誤也又云壺關老人訟太子無罪帝乃悔之因立園陵于湖縣最爲不經攷武帝因言感悟止罪及與太子爲難者耳其下置園邑在宣帝方有此命而疏于帝乃悔之句下連文及之竟以武帝時先置園邑矣是三誤也又云思子望子歸來據傳惟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疏既撮舉其事而牽連爲一是四誤也又下引郭躬傳有陳伯子案傳作陳伯敬

婦人由左注遠別也案詩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內則亦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女子由左呂氏春秋樂成篇女子由乎塗左

月令疏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案賀道養渾天記三曰穹天闓于虞昺則虞氏蓋謂昺也太平御覽引渾天記作由于虞喜王伯厚困學紀聞天文錄云虞昺作穹天論晉天文志云虞聳作穹天論聳昺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論云族祖河間立穹天聳爲河間相然則非昺也此疏所未證及宜補出之

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案抱朴子曰宣夜之書亡而郗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無質儗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睛極蒼蒼然也云云引見太平御覽其形體事義畧具如此

孟春之月其帝大皞注太皞宓戲氏疏云庖犧氏或作宓戲氏者宓字誤也當山下着必是古之伏字案疏所據蓋本皇甫謐顏氏家訓同然不當云山下着必當云虍下着必乃作處字與古伏字通用而疏云山下着必此已不成文蓋傳刻之訛也

蟄蟲始振注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者以漢之時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故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鄭以舊歷正月啟蟄卽驚也故云漢始亦以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蟄爲正月中又下仲春始雨水注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
疏亦與此同案疏云前漢之末改易節氣據京氏易傳雨
水正月中驚蟄二月節易緯稽覽圖雨水正月節驚蟄二
月節通卦驗雨水亦在驚蟄前乾元序制記坎九五雨水
上六驚蟄此諸緯起于前漢之末其書並以雨水屬正月
驚蟄屬二月以此證之疏言是也孝經緯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爲雨水後十五日斗指甲爲驚蟄然攷淮南子已以先雨水後驚蟄天文訓加十
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
比林鐘是節氣之改又不在前漢末矣又疏引律歷志云
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今檢志無此文
至下云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尤不知所據案

志云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
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注師古曰自此
以下皆班氏所述劉歆之說也昭四年左氏正義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云並與此同然則下文二十四氣亦歆所譜即歆傳所謂考定律
歷著三統歷譜是也今據譜推定唯云中營室十四度驚
蟄初奎五度雨水則正與漢初之歷節氣同且志下文三
月二日庚申驚蟄此在武王元年歆以三統歷推之周之
三月即爲建寅之月與桓六年在氏傳啟蟄而郊合蓋歆
用三統歷以推周之節氣並合若符使驚蟄爲已改二月
歆上距周千餘歲焉能逆數周知若此後漢律歷志雨水
始在驚蟄前蓋當以後漢爲斷然月令章句云孟春以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春爲節驚蟄爲中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據孟春之
驚蟄在十六日以后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以前立
春在往年十二月伯喈當季漢猶於此文推之以驚蟄爲
正月中竊以三統歷名雖廢其節氣之數猶相沿不改此
三代遺法也周之節氣考工記韓人凡冒鼓必以啟蟄之
日康成注啟蟄孟春之中也國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韋
氏注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皆以啟蟄爲正
月大戴禮誥志篇云虞夏之歷正建于孟春于時氷泮發
蟄則正月啟蟄其來已遠故歷代遵守至於漢末伯喈尚
能推本言之今証以月令問答云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
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此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
孟春月令曰蟄蟲始振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
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漢末改歷而不改候于斯推之良
然疏以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者誤至春秋疏
又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
節兩疏皆孔氏一人訂成而自相糾戾是愈舛也容齋續
筆漢世之初仍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
前至于太初始正之亦襲春秋孔疏不審其實矣宋
永亭搜採異聞錄漢世之初仍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
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于太初始正之云
鴻雁來注今月令鴻皆爲候疏今月令鴻皆爲候者但月令
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
是也案鄭所引今月令文與呂氏春秋參校無不互異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鄭并引一書不應自爲詭錯如月令田獵罝罘羅網畢翳
注云今月令無罘翳爲弋攷呂覽翳爲弋雖與鄭同然亦
仍有罘字則非鄭引今月令文又無悖于時無或作爲淫
巧以蕩上心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爲攷呂覽仍存此句
淫雨早降注云今月令曰眾雨攷呂覽作淫雨王瓜生注
云今月令云王萯生攷呂覽作王善生命漁師注云今月
令漁師爲榜人攷呂覽仍作漁師民多瘧疾注云今月令
瘧疾爲厲瘕攷呂覽仍作瘧疾乘元路注云今月令乘軫
路攷呂覽仍作元路命太史釁龜策注云今月令曰釁祠
祠衍字案春官龜人注引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此用今月令文亦但指爲月令攷呂覽仍有
祠字而釁又作禱淵澤井泉注云今月令淵爲深攷呂覽

仍作淵固封疆注云今月令疆或爲壃攷呂覽惟此同作
壃水澤腹堅注云今月令無堅攷呂覽仍有堅字及百祀
之薪燎注云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攷呂覽仍有此句
反覆訂校知今月令非指呂氏春秋蓋鄭別有所據月令
一書自周及于秦漢遞相竄入故時多錯互然皆依月令
爲名漢有明堂月令執文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注古明
堂之遺事魏相傳數采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此必古有
是記與周書月令權輿而相特裒錄奏聞後漢蔡邕傳亦
引明堂月令注云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是也然則
鄭氏所引今月令者卽指明堂月令三禮注凡云今者皆
以漢法況之今相所采者亦爲漢人之書鄭是以今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令目之又明堂月令見說文引者腐草爲蠋禮記作爲螢呂覽作化爲螢蚓孟冬之月其祀竈禮記呂覽並作其祀行推漢家五祀祀竈皆不及行惟明堂月令祀竈相符漢制信爲漢所定也然其中實多異文故鄭凡引入注內悉較呂覽不合則今月令非呂氏春秋決爲無疑且說文靁字注引明堂月令曰靁雨靁卽眾與鄭引今月令合此一證也子虛賦榜人歌注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亦同鄭引今月令文而禮記呂覽作漁師蓋張氏所據亦明堂月令是疏謂不入禮記者爲今而實之以呂氏春秋其說誤也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案呂氏春秋孟春紀還反作還乃今孔疏所引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又引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皆據呂氏與今月令正文詭異或以還反文犯複疑呂覽可從非也攷貴生篇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云云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謬聽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音初篇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抶于漢中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報更篇淳于髡爲齊使于荊還反過于薛樂成篇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離俗覽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知分篇荊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行論篇楚莊王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荊然則呂氏春秋避于楚諱凡楚皆作荊此楚莊不宜獨犯疑傳刻誤使文無畏于齊過于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野鄙也是呂氏以還反連文其書凡數見古人用字不嫌繁重如此今紀首文獨異必後人黜竄之誤而孔氏疏不依月令正文反據呂氏作還乃非也又証之他書詩載馳不能旋反莊子讓王篇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淮南子原道訓已彫已琢還反于撲韓詩外傳石奢追之則父也還反于廷書金縢反風馬傳反風風還反也史記注引詩六月正義獫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列女傳魯之母師頌謁歸還反史記越世家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後漢馬援傳及臣還反報以赤心是也近惠氏九經古義惟証之穆天子傳言還反竊謂未備故推詳之若此書金縢正義云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又案還反亦有作反還者聘禮反還賈序列子湯問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淮南子人間訓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于齊反還而不賀後漢書張宗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三國志注郝原別傳原於是遂復反還是也又疏云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案呂氏春秋高氏注此文云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者也據此注文呂氏本舊無公字今月令及呂氏春秋並有公字疑後人因上文親帥三公九卿句內公字闕八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孫注助生也案周書大聚解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管子入國篇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食爲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養之義也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二孤者二子無征盡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如其食飲饑寒身之膳胜而哀憐之此存之義也此郎周遺典與月令符故補疏之

擇元日命民社注祀社日用甲疏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案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案注日用甲疏証以日之始謂必當用甲然不知十干皆得用之召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洛誥丁卯周伐祝社故呂氏春秋擇元日注元善也日從甲癸也又盧侍中說亦謂日甲至癸與召誥墨子同然則十干之屬通可擇用邱光庭兼明書引月令注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世多襲爲鄭注檢月令注無此文未審邱氏何據

省囹圄注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案釋文云今之獄無別字初學記引鄭此注與釋文同蔡邕獨斷亦云漢曰獄然今本皆有別字攷漢書注蘇林曰胡公漢官車駕

出有請室令先驅此官有別獄也是別獄卽請室鄭所指謂此

又疏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案蔡邕獨斷夏曰均臺周曰囹圄漢曰獄風俗通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昭二十一年公羊疏引舊說云卽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廣雅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圜土是諸說解周獄並依囹圄爲文則囹圄信周獄也又漢書禮樂志囹圄空虛注應邵曰囹圄周獄名也廣韻注同師古曰囹獄也圄守也故總言囹圄無繫于周然則顏氏雖不斷自周獄亦不如焦氏所云直爲秦獄月令成于不韋要依周書時訓故于周制尙可攷見韓非子齊桓公飲酒論囹圄出薄罪是齊獄亦因此名新序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下文卽云家給人足囹圄空虛是鄭獄焦氏之答非定論也

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注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姙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焉疏蔡邕以爲禖神是高辛以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又生民及元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禖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

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于南郊蓋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禮祀乃于上帝也娀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據此言之則郊禖之祭契以前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故謂之郊禖至高辛氏之時既簡狄之異後王以是爲禖官之嘉祥卽以高辛之君立爲禖神以配天其古昔先禖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禖案高禖郊禖詩禮各異疏和合解之于義乃爲通釋據諸儒依高作訓者有二並與鄭禮注違蔡月令章句高尊也禖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爲人所祈子孫之祀元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爲字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盧氏注元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于是以三牲請

于於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皆不以高爲高辛依郊作訓者一亦與毛氏詩傳異高誘呂氏春秋訓解云周禮禖氏仲春之月合男女于時也奔則不禁因祭其神于郊謂之郊禖亦不主簡狄從祀于郊是諸儒各異如此疏惟就鄭詩禮兩注各晰其義俱得相通是也再案呂覽注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禖周禮載師注故書郊或爲高義更簡直

又注變媒言禖神之也疏云不知初爲媒者其人是誰案世本及譙周古本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犧也案風俗通云女媧禱祠神祇而爲女媒因置婚姻然則先媒當爲女媧故媒字從女古之制

字者或取義于此路史餘論皇媒古祀女媧云皇稷之神女媧是饗末世已失其源謂爲娀簡之所託者誤矣

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注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

鞠衣黃桑之服疏鞠衣黃桑之服者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案鞠衣屬黃蓋非春所宜疏亦未晰言之呂氏春秋高氏注云黃衣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王東方色皆尚青此云薦菊衣誘未達也是亦以此致疑管子五行篇七十二日而畢注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故也白虎通德論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又中央土正義五行分配四時布于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一十八日也是季春于配屬土土色黃故得用鞠衣周禮內司服賈氏疏展衣白衣也者見鞠衣黃以土色土生金金色白展衣文承鞠衣之下故知展衣白也則菊衣以黃配土可補高氏之闕并証記疏所未逮

毋出九門注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疏自路門皐門已內皆宮室所在非田獵之處亦禁羅網毒藥不得出者此等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案楚詞云君之門以九重鄭所指是也據呂覽季春紀九門作國門注一作九是古傳本蓋有二鄭氏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九門者注之高誘曰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气所在
處王亦當作生尚生育餧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
得出故特戒之如言無也審此九門卽國之城門如鄭所
指自路門至皐門皆天子三朝之所羅網毒藥又以凶穢
餘物安所蓄藏況宮內地狹或有林苑必非馳獵肆逞何
爲留此不時之備若天子因春蒐出田必有有司供張此
田具又何爲出乎宮反覆推之知義未備也風俗通云天
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气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
于三門故獨于九門殺犬磔禳推之上農篇縵網置罘不
敢出于門爲害其時也與高氏符然則九門之說宜依此
爲解疏旣不糾違鄭失乃云此等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

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蓋曲狥鄭氏
率以臆爲之
孟夏之月命太尉注秦官則有太尉令俗人皆云周公作月
令未通于古疏案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又云俗人謂
賈逵馬融之徒案太尉秦官鄭注月令云然至注中候又
從應氏義爲周官兩義並見而跡反牽緯文云舜爲太尉
無所取證祇益贅詞也又云俗人謂賈逵馬融此尤誤會
逵爲當時鉅儒鄭多取資宜已無可指至康成親受業于
融豈有漫爲排詆至此經典釋文云月令此是呂氏春秋
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此記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
愚竊謂鄭指俗人未通于古者蓋當以伯喈　釋文反舌

蔡伯喈云蝦蟇正義引糜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往城北水中取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嚮後如此鄭君得不通乎蟜夙曰誠如緯與子言爲蝦蟇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此者著時候今猶昔也是以知蝦蟇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時候言之今人識之故不從緯與俗儒也此亦指伯喈爲俗儒

舉長大疏經云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故王肅云舉形貌壯大者案或云長大當于上文傑俊賢良并爲一例如所云魁閎奇特之士者若以形體舉之雖弊秦亦不顯於令然考周禮掌舍無宮則共人門注立長大之人以爲門國語美鬚長大則賢左氏傳使長鬣者相焉說文引作長壯獵獵也似古亦有以形貌取人者又呂氏春秋高氏注云有賢良長大之人皆當自達舉用之是以賢良長大合解

仲夏之月螳蜋生疏引方言云潭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厖齊杞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螵蛸也案此文見鄭志王瓚問爾雅云莫貉螳蜋條內疏指爲方言以文句類似涉誤又見藝文類聚引潭魯亦作沛魯是潭爲訛字食厖作食耽鄭志耽作胧馬穀作馬竅鄭志本作敫

無燒灰注爲傷火氣也案呂氏春秋仲夏紀灰作炭高氏注爲草木未成不欲夭物以是推之灰與炭字涉似疑當從

呂氏本爲據續漢書禮儀志仲夏之月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治皆絶止至立秋如故事此止炭亦在仲夏與呂氏春秋無燒炭者合漢沿秦制如是鄭依文解之未爲定也　案無燒灰據呂氏春秋上農篇澤人不敢灰僚注燒灰不以時多僚鄭或依此文　成元年正義炭亦灰之類雖灰亦得稱炭

班馬政注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　案夏小正云班馬較月令少政字傳謂分夫婦之駒也呂氏春秋班馬正注班告也馬正掌馬之官二說皆不與鄭符此漢人授讀所異各因文釋之又馬正或云于傳無徵案襄二十三年左氏傳以公鉏爲馬正注馬正家司馬定公十年公南爲馬正則高氏之說非無據也又凌人掌氷正注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主藏氷之政也杜子春云政當爲正謂夏正也是政之于正先儒皆隨文爲釋義無拘泥故此注康成與高誘所解亦得兩通

季夏之月温風始至注皆記時候也　案呂氏春秋季夏紀凉風始至高氏注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凉風始至周書時訓解立秋之日凉風至白虎通德論云四十五日凉風至凉寒也行陰气也此亦詎冬至後數之凡閱四十五者五則此凉風至正在六月下旬與季夏紀符似依紀文爲正

孟秋之月命理注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

大司寇案三代治獄之官如鄭氏所注其各有定名如此
泊乎周季浸以紊異僖二十八年左氏傳士榮爲大士昭
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外傳亦云叔魚爲贊理又
隱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輿爲理管子大匡國子爲李
小匡弦子期期一作旗爲理又云臣不如賓須無請立以爲大
司理四時篇黃帝得后土辨乎牝牡方故使爲李外傳晉
然則李又自黃帝立官矣亦非夏所創名詩
文公使李離爲大理新序楚平王以伍奢爲太理月令孝
書是秦亦效尤諸國隨意異制故官得有理稱康成標爲
夏曰大理以見變亂所至起于周季而秦因之或謂此數
獄官特連引爲文未知其解也　周末官制之變見于左
傳襄二十一年疏云歸死尉氏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

官蓋周室既衰官名改易於時有此官耳其司敗亦非周
禮之官名也與某說暗同
季秋之月命僕及七騶咸駕注七騶主爲諸官駕說者也疏
七騶者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
總主之人並六騶爲七騶案七騶七當爲六古數口字相
似易涉誤也成十八年左氏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
使訓羣騶知禮注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杜氏
以騶有六爲侯制其實天子制亦同此說文騶廐御也周
禮掌駕之屬無以騶名官然依義推之騶蓋主廐吏耳然
則諸侯六騶卽與校人六廐成校相符月令雖爲秦書亦
皆言天子之制必依周爲名又史記秦始皇本紀數以六

爲紀則騶亦當用六爲限從所制故也呂氏春秋高氏注七騶子周禮當爲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騶之官也蓋高氏亦以七騶爲疑而未顯破其說及攷蔡月令章句問者曰令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藝文類聚引作月令論此足破羣疑而疏引皇氏六騶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皆以遷就故爲之詞信曲說也

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注天宗謂日月星辰也案古尚書說天宗三日月星辰賈逵釋六宗亦謂天宗三日月星此天宗見於注家有之攷逸周書世俘解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是天宗與上帝連文天宗蓋即上帝之謂疑釋爲日月星者非是又天字當爲六以涉似誤也王莽傳尋手理有天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字也或曰一六字也蓋天與六文易相混宜依作六宗呂氏春秋高氏注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爲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長非夏不成非秋不藏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是高氏亦舉六宗爲証盧植注天宗六宗之神又指六宗而推言之然則天蓋爲六傳寫之誤也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出猶作也

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案宋邱光庭兼明書引禮

記月令曰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下文又云按月令只言示農耕之早晚似以月令正文實有此句李涪刊誤引此同王伯厚困學紀聞亦言月令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今檢月令無此句呂氏春秋注云出土牛令之鄉縣得立春節出勸耕土牛于東門外淮南子時則訓亦云令鄉縣出勸耕之土牛于東門外殆因此文闌入月令經傳溷淆宜依爲正故附及之

偃師武億虛谷著

禮記四卷

孫韋恭校字

曾子問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疏云兵未聞者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案疏所據隱義陳氏集說亦承用此然攷之傳記實多異聞又細案隱義亦不無滲漏疑疏所據亦非是管子幼官圖東方兵尚矛南方兵尚戟西方兵尚劍北方兵尚脅盾而中無聞匡謬正俗案黃帝素問及淮南子等諸書設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兵弩中央其兵劍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鍛殼梁疏引徐邈云五兵者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是中央並無用鼓之文惟陸機要覽東弓南矛西劍北戟中鼓亦曰四兵則中央有鼓惟此與疏合然攷亦曰四兵之文似不以鼓列爲五兵然則五兵隱義謂有鼓在中者疑不可據也莊二十五年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今記文從天子救日正與傳同傳既云五兵又云五鼓則鼓實在五兵之外如隱義云五兵中央用鼓穀梁氏亦贅文矣況鼓又非五兵數內而牽連及之（詳見周禮疏證肆師）

修內非是其他如諸儒紛紛各守所見爲詞要以中央不主用鼓者義爲近之　時則訓注刀劍矛戟矢曰五戎

文王世子問內豎之御者注如今小史直日矣疏無文（案漢書王尊傳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隸釋鄭季宣碑陰有直事小史蓋即鄭所指又外傳晉語史黯曰主將適螻而麓不聞臣敢煩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又子當日注當日直日也不敢煩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又子朱子曰朱也當御注當直也御進也言次應直事是在春秋時已有此名

其刑罪則纖剸注纖讀爲殲殲刺也（案隸釋賜豫州刺史馮煥詔纖即殲字故鄭讀云然又釋文注本或作纖讀爲殲者是依徐音而改案鄭讀爲殲非依徐音陸氏所云不知何指疑此當有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注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疏魯
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爲榮故雖臣亦稱賓也案
賓與擯通蓋猶贊也當時與于蜡祭奔走執事故康成訓
爲助祭其義已明疏故爲鑿說牽引以賓客爲榮無據甚
矣案下文儐鬼神儐與擯亦一字此又可舉証疏謂以接
賓以禮曰儐以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儐鬼神也使以
此義釋蜡賓之賓其解自明　公是集天子五門議仲尼
助祭于廟事畢出遊觀之上約禮運文而不爲曲說
賛桴而土鼓注土鼓築土爲鼓也疏築地爲鼓先儒未詳蓋
築地以當鼓節不云築地鼓者以經稱土鼓故言築土順
經文也案鄭氏注築土爲鼓玩爲字義必非當鼓節之謂
周禮杜子春注籥章云土鼓以尾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
也據此例之此築土當以土爲匡上古質故其製若此疏
謂築地以當鼓節又離析爲不云築地鼓者皆鑿說
協於分藝注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合於月
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汲古閣本案合於月之分本或
作日月之分日衍字此三語當爲釋文原文傳刻者闌入
注內以鄭氏自注斷無自云又作或本者疏亦不申此數
句注文益知爲誤也據釋文正
禮器或素或青注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
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疏此作記
之人在缺後故或素或青案後漢崔琦傳云將使元黃改

色馬鹿易形乎元黃馬鹿連文並舉皆指趙高時事此卽以黑爲黃至今語猶存者康成葢習聞之故以云然

犧尊在西注犧周禮作獻疏案周禮司尊彝兩犧尊字作兩獻尊鄭云獻讀爲犧案禮緯含文嘉羲者獻也漢書王莽傳立斗獻亦音爲羲路史云禮器之羲尊乃周禮之獻尊則知羲在古同義而叔羲之爲叔獻有以也釋文周禮獻尊音素何反左氏傳犧象不出門釋犧爲許宜反又素何反

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注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疏無證案記前文皆言交于神明此獨爲旦明故鄭破字爲解金石文字記北嶽神廟之碑神字作𥁕下從旦顧氏引此文并証以莊子有旦宅而無情死亦讀爲神昔之傳書者遺其上半因誤爲旦耳又攷崔希裕纂古文神亦作𥁕故鄭注云篆字之誤當自有據然案鄭目錄云名郊特牲者以其祀郊天用騂犢之義則此篇言天事爲多此旦明字正以專屬于天爲義詩板之篇昊天曰明昊天曰旦卽記禮者取用旦明之文而鄭氏必破讀爲神顧氏又佐成其義皆非也

臺門而旅樹疏臺門者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案崔豹古今注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是臺門惟依城始有其名疏殆以意會之恐非也　周書作雒解應門庫臺元閫孔晁注門者皆有臺于庫門見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後可知也　定公三年左氏傳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
注門上有臺　禮器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注閣者謂
之臺疏不臺門者兩邊築閣士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
下又云天子諸侯臺門
唯爲社事單出里注單出里皆往祭社于都鄙二十五家爲
里疏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
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
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得百家以上立社其秦漢以來
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案
鄭志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蔡邕獨斷
同此故疏牽引祭法今時里社注謂秦漢以來民始立社
其實成周之制早立里社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
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左傳
昭公二十五年請致千社注二十五家爲社晏子昔先君
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荀子亦云與之書社三百而富
人莫之敢距說文社字注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呂氏春秋
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注賞之二十五家爲社則里
社當周之初已有此法故鄭此注亦引二十五家爲里爲
証其他如鄭志云自秦以下蓋後人掇拾竄入之文當不
足據而疏謂秦漢以來始有里社者誤也陳氏禮書亦據
夫以下則民社不
始於秦此尤可証　祭法謂禮言大
唯爲社田國人畢作疏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得社福故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也案櫛縰笄總此飾內卽女子與男子共之唯辭紳笏三者始專屬男子記文於子事父母下記一咸字注咸皆也是蓋以男女統言曲禮子於父母則自名也注言子者通男女儀禮賈疏云男子名單稱子者是對父母生稱今記言事父母以此例之亦生稱爲據又下文男女未冠笄者尙有事父母之道不宜於有冠笄者反爲從畧故知此子爲兼男女而疏偏證一辭脫漏經義於訓非也喪服子嫁在父之室論語以其子妻之佐傳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旣言公女又言公子子得兼女稱蓋可徵信　魏書劉芳傳與王肅論男子無笄引此文子事父母鷄初鳴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疏此一節論女事父母婦事舅姑之道櫛縰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

祭社先爲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案注人則盡行非徒羨也義自明疏更申爲無得住家則舉國若狂矣違失鄭指不可從

富也者福也注人君暇辭有富比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郊特牲不饒富注富之言備也疏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福與富音相似故通訓爲備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案釋名云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福與富古通訓如是亦猶易之謙卦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此皆疏所未證及者又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言下國信蒙其富富義亦作福

內則子事父母疏此子謂男子知者以經云端韠紳搢笏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案記文專言婦事於女子在室無文疏附贅此句亦知前說不可通而故爲之詞苟爲增設是益誤也

王藻龍卷注卷當作袞案劉熙釋名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王制三公一命卷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疏禮記文皆作卷是記者承俗人之言祭統君卷冕釋文卷古本反荀子富國篇袾裷衣冕袾古朱字裷與袞同

弗身踐也注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案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史記踐作殘然則踐亦訓殺書大傳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之如是解不須破字其義自明又秦始皇本紀斬華爲城徐廣曰斬一作踐釋文按周禮注殘依字本多作戔宜音

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爲枿聲之誤疏從枿者枿是樹生之餘案疏釋枿爲餘是也臣謬正俗文云孽是庶孽既非適子故自云孽不當言枿枿者斷而復生豈人子之所宜自稱攷顏氏說誤爾雅釋詁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未嘗作斷解又太元居上九株生孽其種不絕測曰株生孽其類乃長也公子曰臣孽從枿餘爲義猶禮言餘子蓋與庶子同卽當庶孽之義而顏氏偏見據以難鄭說曲而鑿故亟辨之說文孽庶子也

明堂位制禮作樂案此制作之謂指周公也禮緯稽命徵云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易正義序云三百三千卽周公所制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

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文王然則今記所云周公亦猶奉
文王意也

女媧之笙簧注女媧三皇承宓犧者疏引帝王世紀云女媧
氏風姓承包義制度始作笙簧案爾雅疏引世本隨作笙
簧世本注以爲女媧氏之臣笙簧二器風俗通引世本女媧作笙簧是漢所
見世本與記文合隨既爲女媧之臣卽自有創制亦當歸
庸於君故斷以爲女媧之笙簧宜也又說文云隨作笙女
媧作簧明二物各制之然不分屬云者臣統于君故也考工
記疏據世本作篇多非聖人親爲要皆君
統臣功故皆聖人統攝之也與予說暗合宓戲宓一作

伏又作包一作庖釋文云包來左氏作浮來古浮包字同
是伏宓字有浮音故與包庖同亦此例也

大傳名著而男女有別疏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
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
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自虎通德論諸侯之子稱公子
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後文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疏元孫之子
姓別于高祖者元孫與高祖服屬仍同其姓與高祖不異
元孫之子則四從兄弟承高祖父之後至已五世而無服
各事小宗因字因官爲氏不同高祖之父案由前文以王
父字爲氏是三世也由後文不同高祖之父是五世也蓋
殷周異法故所據異說家語本始解何生宋父周生世
父勝世爲宋卿勝生正考甫甫生孔父嘉其後一作五世後以
孔爲氏蓋五世爲殷禮之証若宰相世系表孔父生本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父金父生畢夷父以王父字爲氏又主三世爲說

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注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案不得階當讀斷言主尊候門不敢遽入故云不得階主連下讀言主適者謂主與已等如士見士之類以別異上文見君子注連階主爲辭非也

游於藝疏先師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案所引夕桀乃一篇何得云二攷周禮保氏疏引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是馬氏舉此爲二言之孔疏於重差脫引宜依周禮疏爲正

軍尚左疏軍尚左者軍謂軍將行伍尊案兩漢刊誤補遺云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征南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之禮惟軍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軍謂將一軍之士者凡車有三人將及御者車右固無由有上將軍與偏將軍共載者也孔疏謂尚左由軍將之尊此則未然軍將之尚左正以其非元戎耳

學記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疏云其事具尚書篇見在鄭云今亡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案鄭不見古文尚書若今說命三篇蓋晉永嘉之亂梅賾僞書竄入多至二十五篇鄭何由見之據緇衣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勤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之鄭又已明引古文周禮師氏注說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此更見說命篇後漢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漢古文鄭得見之者爲杜林所傳如此而疏誣以爲說命三篇詆鄭不見古文其義非也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東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 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既宣明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據衛賈馬既宣明此學是三子所傳卽安國本而康成授受有自故亦得見之

記曰蛾子時術之釋文蛾魚起反注同本或作蟻案經傳多書蟻作蛾似亦是省文左傳蛾析列子未聚禽獸蟲蛾黃帝紀淳化鳥獸蟲蛾元帝紀自蛾羣飛徹日長楊賦扶服蛾伏皆讀蛾爲蟻伸秋下旬碑有蛾附之句陳球後碑蜂聚蛾動亦蟻省也見隸釋

樂記有遺音者矣下遺味同此

遺餘之味案呂氏春秋適音篇遺皆作進今樂記本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然則此文亦捃拾呂氏其他皆同而遺音遺味不宜故爲小異放前文已言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是必如呂氏云進音進味乃與上極致意應六藝殘缺各守異聞未可以爲偏據宜並著二文爲正

武王克殷反商注反當爲及字之誤也疏以下文云濟河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西明知此反商是及至商也又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注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疏云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者容爲禮樂故云視商禮樂之官下又以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案反爲及字之誤者證以呂氏春秋武王勝殷入殷其文作及不爲無據然考韓詩外傳行克紂于牧之野下文又云既反商及下車証之書武成乃反商政此反商宜如字義爲近之攷商容訓爲禮樂之官據愼大覽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武成僞孔傳同此則商容爲人名固自有據而疏必執容爲人名誠以鄭不見古文非也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

馮于馬徒遂去伏于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案此商容執羽籥所謂禮樂之官者以此藝文類聚引尸子商容觀舞墨子吹笙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商容與殷人觀周軍之入則以爲人名鄭元云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

雜記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案襄七年正義云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禮記之言非獻子與禮記疏自爲背戾

喪大記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注婦人不以名行疏無文案孔叢子云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于夫氏以姓

氏然則凡稱婦人字者亦當以夫氏之名冠之故雖倉遽呼復亦不可易釋例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亦此類也記不云者以與上男子義可例推故文不備

食粥于盛不盥注盛謂今時杯杅也案後漢書明帝紀杅水脯糒而已注引方言盌謂之盂盂與杅同說文盂飯器也蓋漢時舊以盌名盂故康成以目驗證之杯亦同桮方言盌椷盞盌閜楹廡桮也

三禮義證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耒恭校字

禮記五卷

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案今時里社疏無所徵攷漢書五行志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爲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是私社也然則舊制之云即鄭所指今時里社又蔡中郎集有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並漢時里社有可見者爲補證之如此　史記封禪書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

制曰可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案厲烈聲相近故書傳並通用爲文三皇本紀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路史肇迹列山故又以列山厲山爲氏注或作烈山麗山同按列厲與烈音本通又證之詩東山篇烝在栗薪栗毛如字鄭音列箋云古者聲栗烈同也考工記菑栗不迤注元謂槷讀爲裂續之裂是栗與裂音同公羊隱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左傳作裂繻是履與裂又同以方厲烈音同良然而疏未晰及故補之內則疏古時厲裂通爲一字今時厲裂字義俱異大意是同內則注則是鞶裂與疏案傳作

鞶厲鄭此注云鞶裂厲裂義同也　玉藻山澤列而不賦注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　漢仙人唐公房碑文云厲蠱不遐卽用詩大雅思齊篇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瘕

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疏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案鄭注書夏社序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德以祭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漢書郊祀志注應劭曰湯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與鄭同疏約舉此文依以爲據綜其實鄭義未爲得也案書序正義曰孟子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元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

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
乃謂湯卽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大宗伯疏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若然稷祀棄實在湯時云夏之衰者遷杜畢欲見旱從夏起故據夏而言也若實七年乃變
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尙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杜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以上祀杜自商以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攷此書正義雖云扶孔抑鄭要其說最辨而晰故備存之又汲郡古文成湯十八年癸亥王卽位居亳始屋夏社十九年大旱是旱在卽位以後益足証孔氏改正朔卽變社稷之義後漢祭祀志殷以杜久遠而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杜祀棄爲稷又不主因旱變置義亦或然而疏必執因旱始變其說爲已固也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顧亭林云此前乎禹而有九州之名　案春秋命歷序人皇氏分九州路史注引眞源賦伏羲別九宮因此置九州法語云始定四海之廣作八卦分九州蓋又前乎共工已爲九州之名　外傳魯語共工氏伯者在

義農之間

祭義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疏近川而爲之者取其浴蠶種便也　案蠶室之職皆以夫人世婦主之則室當近依于宮何緣有衆流注海之川始奉種而浴繭擬川亦水字之誤也篆文巛巛相似因轉訛至此白虎通引祭義云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水外而爲之可例爲証又築宮仞有三尺班氏亦作築周尺鄭氏注宮當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鑾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注頃當爲跬聲之誤也案士喪禮簽人許諾不述命跬字脫其旁也

術省之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案士喪禮簽人許諾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則術與述古今字異耳毛詩報我不述韓詩作術漢靈臺碑陰州里稱術樊敏碑臣子褒術刊石勒銘堯廟碑歌術功稱義皆作述術述蓋一字也因學紀聞引賈山至言術追厥功謂術與述同此古文猶可見者殆非聲之誤而鄭氏注祭義與注儀禮違非是

經解易曰君子愼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疏云此易繫辭文也案漢書東方朔傳引易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司馬遷傳又作差以豪氂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並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也大戴禮保傅篇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豪氂差之千里盧氏注據易說言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易曰失之豪氂差以千里注駰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後漢仲長統傳亦作易緯今據易緯通卦驗正有此文是經解所引者蓋本諸此而疏證以易繫辭其失之也誣又歐陽公集傳易圖序云如經解所引考于今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此更直認爲易之佚文然或歐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不信諸緯書故不依以爲據是亦必然也風俗通義正失之亳薤差以千里蓋漢人相傳皆以爲易內亦云易稱失坊記微諫不倦注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釋文鄂本又作諤案鄂諤古字皆通用爲文大戴禮君子出言以鄂鄂注鄂鄂辨厲也韓詩外傳願爲鄂鄂之臣史記趙世家寧不聞周舍之鄂鄂隸釋熊君碑臨朝謇鄂費汎碑謇鄂質直義並作諤自末學好爲離析古字益淪亡矣

其死曰孟子卒注孟子蓋其且字疏若既笄而字當云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知且字也某依所聞庶長曰孟昭公夫人其亦庶長與

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注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疏云其國未聞者唯有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諡未聞同國君故云未聞案周禮內宰注引此文疏無證釋淮南子氾論訓繆侯作蓼侯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高氏注陽侯陵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

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注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案匡謬正俗文云不至者謂淫佚之風女雖未嫁已從奔誘及婿親迎猶在他室而不至焉案詩東門之楊序曰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期而不至即其事也康成詩箋云親迎

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爲得其義何爲注禮乃更妄生異說豈非矛盾之論哉攷顏氏所據詩序及箋訂鄭之失某證以坊記前後諸文其言弊俗靡敗皆每況愈下極之畔亂僭竊弑父與君則此云婦猶有不至必其身爲淫放如詩箋乃爲定解然用顏氏摘之狠訐先儒亦不可訓康成注詩禮前後一手自爲異文者頗多生民詩箋鄭以毛傳太牢祀于郊禖而月令注又因高禖謂高辛氏之世疏云鄭箋詩從傳與禮注異者此也泮宮注禮以爲班政教之宮箋詩則以泮宮爲學宮亦其例也孔子閒居引崧高詩以甫爲仲山甫與箋詩云甫甫侯者不同而正義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此前

人于鄭氏違異處不敢以偏詞排詆其疏通得解如此又坊記引燕燕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與箋云莊姜莊公夫人妻女姜氏者不同而鄭志答靈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禮器引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注以爲文王改作者非必欲行已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與箋云文王非以急成從已之欲廣都邑乃追述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者不同而鄭志答靈模云爲記注之時因循舊文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是康成氏又自疏其所異不欲疑誤後人若此至于詩南陔注孔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及案鄉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酒禮注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
當時在者而復重離亂者也惡得存其亡者乎疏亦以爲
鄭君注禮之時未見毛傳又路史云鄭注月令太尉秦官
應氏官儀以爲周官而康成中侯注首從其說與禮注相
異此又可附見者也則今坊記注與箋異者亦同此例而
其義自可互見汪應辰云顏氏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顏氏說
蓋疏也　王肅聖證論難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
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
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注云社后土則
句龍也是鄭自相違戾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
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
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擁后土與句龍稱后

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
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
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

中庸追王大王王季注追王者改葬之矣疏以大王王季身
爲諸侯葬從死者之爵則大王王季祇得爲諸侯葬禮不
得言追王從天子法故知追王之時而更改葬用天子禮
案　追王鄭謂改葬近人云古時未有改葬者鄭臆說耳攷
戰國策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
和交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
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於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亦
見呂氏春秋雖主交王改葬與此言周公者不符然足徵
古非無改葬之文也又外傳晉語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改葬之注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鄭說當有據不可訾也昌黎集改葬服議改葬爲山崩水涸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

壹戎衣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案宣六年傳周書曰殪戎殷杜注周書康誥也

表記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注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疏謂諸侯既受天子所封不敢卜其所建之國以否但建國以後宅及寢室須欲改易者得卜之故曰卜宅寢室案周禮太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卜是建國必卜之詩衛風卜云其吉緜云爰契我龜則諸侯自爲建置亦用卜也

緇衣其出如綸注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疏張華云綸如宛轉繩案漢官云斗食令史嗇夫假五十人此無秩嗇夫前漢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職以斯考之漢官言嗇夫在斗食下當不得百石故云無秩若百石則有秩嗇夫其佩即爲綸續漢輿服志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鄭所注今有秩嗇夫所佩謂此也漢制之存爲記注所引況當非虛并旁推無由明也

葉公之顧命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疏云知葉公子高者左傳云世本云案周書祭公篇穆王時祭公疾不瘳王曰公其告予懿德蔡公拜手稽首云云此即記所謂顧命之詞也然則葉當作祭汲郡古文穆王二十一年祭文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薨其云顧命當於此時古人質故顧命之云上下皆得通稱而康成既依文解葉爲子高疏又証以世本左傳是再誤也後漢趙咨傳子允不忍父體與王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于是奉行是臨死遺書漢人亦通稱之如此

深衣續衽鉤邊注鉤邊若今曲裾也疏云若今曲裾也者鄭以後漢之時今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爲則鄭云曲裾者是今朝服曲裾也案曲裾之制非自後漢爲然漢書江充傳充衣紗穀禪衣曲裾後垂交輸顏師古注禪衣若今之朝服中禪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儁不疑傳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着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何並傳林卿迫窘廼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師古曰襜褕曲裾禪衣也史游急就篇襜褕袷褶袴褲注直裾禪衣也謂之襜褕取其襜襜而寬裕也史記灌夫傳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則衣有曲裾自前漢已然疏謂鄭以後漢之時者未之考也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田蚡下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師古曰衣謂著之也襜褕直裾禪衣也又武安侯田蚡下元光四年侯恬嗣五年元朔三年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兩世坐免皆同

儒行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疏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父木金父生孔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案左傳桓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注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所逼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生叔梁紇爲鄹大夫故曰鄹叔紇生孔子案文伯當作伯夏生叔梁紇大學康誥曰注疏皆未見義案四書釋地云孔安國書傳雖晚出卻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馬融王肅尚書傳皆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此僞孔傳所本遠勝鄭康成作謚號解者案閻氏証以孔傳猶未若白虎通管采采宋宜作蔡霍成康南皆采也其以康爲食邑語有據是班氏所據更前于馬王二儒路史國名紀康姓書康叔邑城在潁川又閻氏証之二事其一謂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謚康子亦謚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史記索隱案謚周古史考衛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謚康故因其名曰牟伯也棟案馬融王肅尚書傳皆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叔更封爲衛侯其子始以康爲謚索隱之說未盡然案周之初文王謚文

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亦未指言防叔家語本始解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父其子爲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以此推之防叔乃孔子曾祖疏亦言曾祖防叔是也但既爲曾祖則至孔子始三世攷疏前文已案曲禮去國三世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正與孔子今所處者合而疏乃云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又前云曾祖若證以五世防叔又當爲高祖疏不宜踳駁至此葢于文衍生木金木金五字由傳刻者誤也路史孔父嘉之難于木金父逋于魯爲孔父氏孔氏生祈父爲防大夫子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此又以木金父奔魯與家語少異然指防叔生伯夏正與家語合葢徵防叔生木金爲衍文　論衡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于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

周公亦謚文封氏聞見記昔周公文王之子謚曰文公苟有令德不嫌同謚是其徵也威烈王時周桓公孫惠公謚惠及惠公少子班封于鞏亦謚爲東周惠公皆父子同謚者上古無謚父子皆可同號帝德攷云青陽之子曰摯是青陽蓋少昊父號也帝王年代紀又以少昊爲帝青陽則少昊亦號此矣事遠而可例推以擬閻氏兩代不得易名相同者蓋未盡然

湯之盤銘曰注盤銘刻戒于盤也疏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爲戒必于沐浴之者戒之甚也朱子集注盤沐案浴之盤也本此四書釋地因說者謂沐浴非同盥漱爲每日晨興所必須與銘不合遂取內則注槃承盥水者韋昭注槃承盥器也以易集注愚更以他注證之大戴禮踐阼篇有盥槃之銘盧氏注曰知所亡學者之功溺于民庶大人之禍故或以自新取戒或以游溺爲鑑也是盧氏以湯盤並例于此其爲盥盤取類自明又真氏云盥沐之盤朝夕自潔因而爲銘與湯一轍是亦作盥沐爲言而疏轍謂沐浴之盤蓋失之不審也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有邛仲觶云伯戔自作顄槃釋爲盥洗之器

伐冰之家注卿大夫以上喪祭得用冰者案注取喪祭用冰義未備昭四年傳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宜依此文添注賓食二字

昏義疏五帝以前爲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爲昏質家同姓爲昏案帝王世次圖後序云舜娶堯二女

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於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韙哉是言以證此疏可當發蒙矣路史言黃帝氏定而繫之姓下云婚姻不可以通然則同異姓限置久矣故注謂杜佑云商以上親不隔同姓妄也

八十一御妻注及疏皆無徵案月令問答引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如蔡氏說今昏義妻亦當作妾攷之非是周禮女御注昏義所謂御妻亦猶漢稱妾爲小妻然則御侍也御妻卽妾之別稱無煩指爲字誤其義自明而蔡氏妄爲穿鑿非也

爲后服資衰注資當爲齊聲之誤也釋文資依注作齊音咨注又作齎者同案釋文言注又作齎者亦同于齊是齎齊爲一今記文作資據古文資作齎周禮外府注先鄭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作資是當時授讀如是故鄭云聲之誤考工記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易巽卦喪其資斧釋文云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漢書王莽傳尋士房楊素狂直廼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資與齊爲傳誤久矣

喪服四制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案公羊傳莊二十八年注引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疏云喪服四制文也案彼文事作治字下揜字作斷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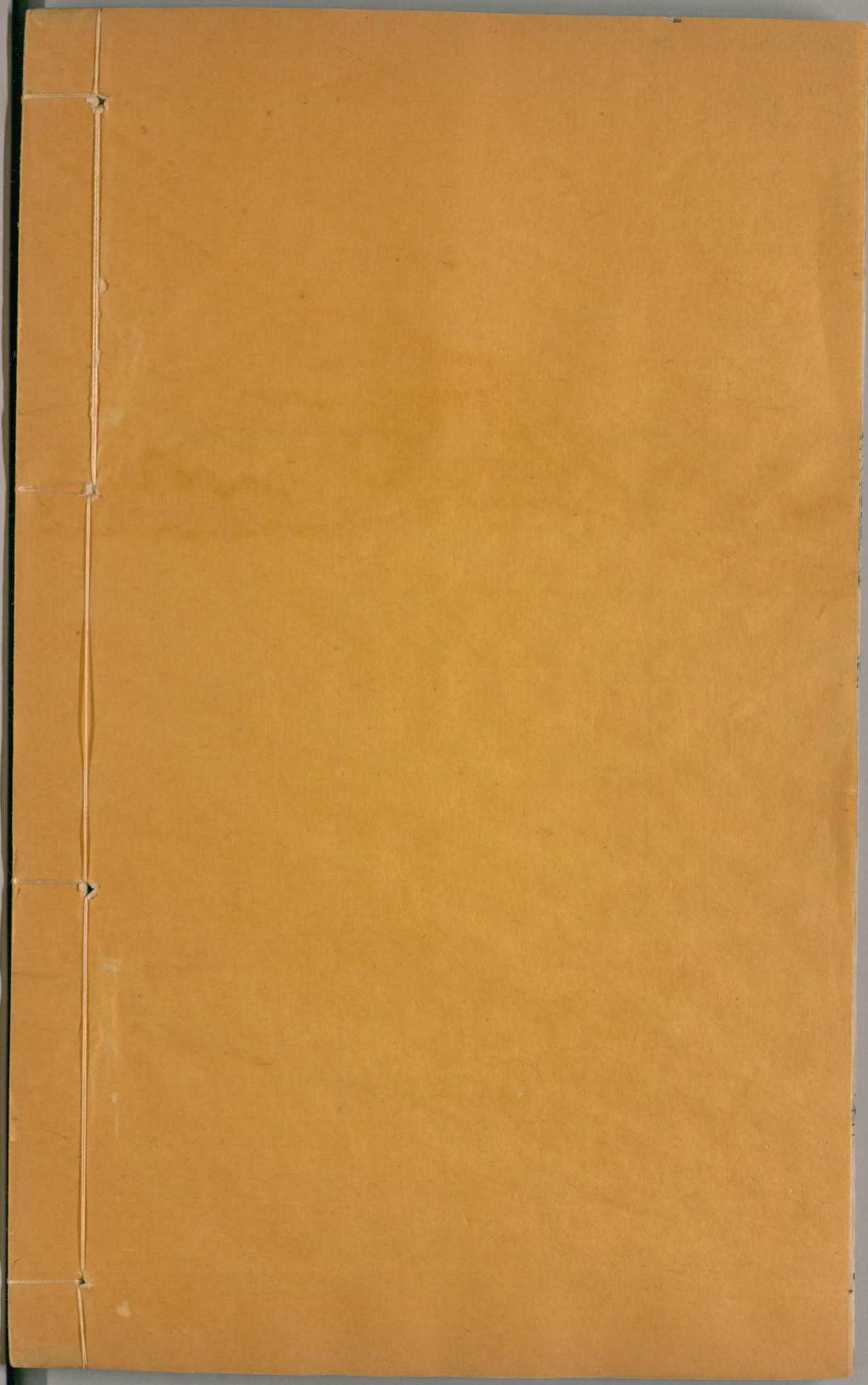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CL.
NO. 43165

蓋以所見異今攷記文正作治燃則何氏注文當作事也

傳刻誤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